

“日本旅情推理小说第一人”内田康夫
荣膺“日本推理文学大奖”后的又一力作

THE
ITALIAN FANTASIA

意大利幻想曲

（日）内田康夫 著 亦依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内 田 康 夫 推 理 系 列

THE
ITALIAN FANTASIA

意大利幻想曲

(日) 内田康夫 著 亦依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大利幻想曲/(日) 内田康夫著; 亦依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411-2797-7

I. 意… II. ①内…②张… III. 侦探小说—日本—近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4791 号

《イタリア幻想曲》

Copyright ©2004 by Yasuo Uchid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ffice Asami Ltd, Japa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08-122

意大利幻想曲

YIDALI HUANXIANGQU

(日) 内田康夫 著
亦 依 译

责任编辑 邱季生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韩 华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797-7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14 千
印 张 9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登场人物表



托斯卡纳旅行团成员

牟田广和 日本的美术商，美术鉴赏旅行团的团长。

牟田美惠 牟田广和的夫人。

入泽稔夫 日本静冈县的食品会社会长。

入泽麻里奈 入泽稔夫的夫人。

石神敬史 日本某机械厂顾问。

万代弘树 日本大阪的杂样煎菜饼连锁店经营者。

永田贵之 日本某贸易会社咨询顾问，原日本驻德国大使馆一等书记官。

野濑真抄子 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修复研究所职员。旅行团的翻译兼导游。

浅见光彦 日本的自由撰稿人，经常为杂志《旅行与历史》写稿。

汉斯·佩塔·帝兹拉 瑞士人。维拉的所有者。从瑞士移住托斯卡纳。

琵雅·帝兹拉 汉斯的妻子。在维拉帮忙。

巴及鲁·帝兹拉 汉斯和披雅的儿子。是维拉的餐厅的素食厨师。

若狭优子 在意大利与巴及鲁相逢，结婚。在维拉帮忙。

石渡章人 长年居住的画家兼新闻摄影家。

达尼埃拉·德·卫塔 住在维拉附近的画家。

古里麻尼警视 负责案件搜查的意大利国家宪兵的搜查官。

帕武罗·法如内在 与古里麻尼警视一起行动的意大利神秘人物。

浅见阳一郎 光彦的兄长，日本警察厅刑事局长。20岁的时候去过欧洲旅行。

久世宽昌 浅见阳一郎在卡拉卡拉认识的日本人。

堂本修子 久世宽昌的妹妹。

内田康夫·真纪 乘豪华游船世界一周旅行中的日本作家夫妇。

花崗 飞鸟号豪华游轮的乘务主管。

堀田 飞鸟号豪华游轮的客舱主管。



目 录

引 子	001
01 贵宾室的怪客	012
02 大理石的山脉	049
03 圣骸布的秘密	082
04 托斯卡纳之死	116
05 难解的谜团	151
06 沉入湖底的村子	187
07 背负着十字架的人们	223
尾 声	276

当父亲浅见秀一问浅见阳一郎，想要什么礼物来作为 20 岁的纪念时，浅见阳一郎立刻回答“想去欧洲旅行”。浅见阳一郎制订了从大学放假的 1 月至 4 月整整两个半月的长期欧洲旅行计划。

“噢呀，这下我的开销可大了。”浅见秀一笑着说。

“去欧洲旅行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但有一点要记住，在国外旅行时，不管遇到什么事，绝对不要惹麻烦。还有，我的礼物只是日本——欧洲的往返机票，其他的费用要靠你自己想办法去挣。”

浅见阳一郎接受了父亲的叮嘱，调整了欧洲旅行计划，做好了一切相应的准备。但是，当浅见阳一郎来到巴黎，住进了便宜的小旅馆后，在旅行箱的底部发现了一小叠美元的纸币。当然，放纸币的“罪犯”不是父亲浅见秀一就是母亲雪江。浅见阳一郎不愿过多推测，只是朝着东京的方向低头示谢。

浅见阳一郎首先在巴黎买了一辆快要报废的阿尔法罗密欧轿车。从此之后，阳一郎就常常在车里钻睡袋睡觉。就这样阳一郎节

省着住宿费用，驾车穿越了法国，经由德国、瑞士、奥地利进入了意大利。因为有预想不到的钱，所以阳一郎暂时还不需要担心旅费。不过，阳一郎并没有为此而乱花钱，还是按原定的计划，彻底地进行着省钱旅行。阳一郎常常在餐馆做着洗盘子的临时工，将赚到的钱作为生活费，而箱子里的那笔额外得到的钱作为参观欧洲各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费用。

欧洲的冬天很是严峻。然而，一旦进入了意大利的国境，突然间就能感觉到春天的气息。浅见阳一郎在意大利境内经由威尼斯、米兰继续南下。当浅见阳一郎来到港湾城市热那亚时，可以看见随处开放的含羞草。热那亚不愧是地中海沿岸的温暖之地。不仅风光美丽，就连人们的气质也更具有意大利人的特征——开朗。

沿着海岸往东南行驶将近 100 公里，有一个叫卡拉拉的城镇，以盛产大理石而闻名于世。从古罗马时代开始直至现今，意大利的雕刻、建筑物几乎都是用从这里出产的大理石制作而成的。米开朗琪罗肯定也使用过这里的大理石。浅见阳一郎一边安慰着像哮喘病人那样喘气的阿尔法罗密欧车，一边朝着大理石的采掘场开去。

车子从山脚的城镇沿着山谷的坡道往上开去，穿过山谷，路过一些小小的村落，翻越山岭后，整个视野豁然开朗。前方视野出现了连绵的峻险山脉。有穗高岳那么高的山，而且，全都是大理石形成的山。山的表面被削过的地方，露出了大理石特有的白色光泽。这样的山，像雪山那样连绵，层层叠叠形成山脉，颇为壮观。

道路沿着 300 米深的断崖不断盘旋提升着高度。阿尔法罗密欧车开过了几个大理石采掘场。大理石采掘场的采掘规模是超乎想象的大，有数百米高的断崖状的露天采掘场，也有高 50 米、长 200

米的被采掘过的隧道。

车开过最后的采掘场后，立刻进入了一条长长黑黑的隧道。估计原本是为了让采掘车辆通过而开挖的吧，只是将岩盘呈筒状挖掘的隧道，路面和隧道壁都相当粗糙，剧烈的震动不断向阿尔法罗密欧车袭来。浅见阳一郎好不容易将车开出了隧道。与刚才的景色截然不同的，连绵的山峰被浓密的森林覆盖着。在这种景致下车子又继续前行了一会儿，一个湖泊逐渐展现在浅见阳一郎的眼前。

浅见阳一郎将车子开进了能俯瞰湖泊的餐厅的停车场，打算用午餐，尽管这顿饭已经晚了很多。餐厅并不豪华，建筑物本身也很普通，然而面对湖泊的绝色美景，却是人气旺盛的原因。如此偏僻的地方，居然也吸引了不少观光客。年轻的情侣、带着孩子的一家子，客人们正一边谈笑一边进餐。

浅见阳一郎注意到，进餐的客人中有一位戴着黑边眼镜的男人，好似日本人。作为日本人，对方却是个高个子。被太阳晒黑的脸庞看上去很健壮，但身材却是略瘦的精干型。其实，在浅见阳一郎注意对方之前，对方已经注意到浅见阳一郎了。那人向浅见阳一郎走来，露出雪白的牙齿友善地对浅见阳一郎笑着说：“你，是日本人吧？在这种地方有日本人出现，除了我以外，这还是第一次啊。”

男子高兴地坐到了浅见阳一郎对面的椅子上，相互道了姓名。男子名叫久世宽昌，看上去很年轻，但实际年龄却要比阳一郎大10岁。七年前在欧洲各地辗转，最后留在了这里。

“我算是在欧洲的日本流浪汉吧。”久世自嘲地笑道。

当知道浅见阳一郎是东大的学生时，“哦，是东大生啊。”久世

吃惊地说道，“自那以后，东大变成什么样了？”

久世讲的话让浅见阳一郎有点摸不着头脑：“您指的是什么？”

“指安田讲堂的骚乱以后，不知东大变成什么样了。”

久世指的是“东大纷争”的事件。七年前，东大本乡校园的安田讲堂发生了被“全共斗”的学生和工人将近600人占据的事件。当时的总长代理向警视厅请求出动警察，经过了大约两天的攻防，最后，学生们被赶出了讲堂。但整个斗争的过程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

然而，这样的大事件对五年后入学的浅见阳一郎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东大的纷争，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或许是宣告了日本学生运动的结束吧。“东大纷争”的第二年，世界博览会在大阪召开，日本进入了被某些人称之为“和平痴呆”的时代。更在两年后的长野县轻井泽发生了“浅见山庄事件”，过激的“革命”运动的存在本身，遭到了整个社会的厌恶和排除。久世在“东大纷争”后，就离开了日本。

“请原谅我多嘴问一句，久世先生，您或许也曾经是东大的学生吧？”阳一郎突然想到这点，询问着久世。

虽然久世现在有些消瘦，但脸颊边没有修整的耳发却显示着精干，依然留有“全共斗”战士的风貌。“不是。”久世瞥了阳一郎一眼，立刻移开了视线，摇着头用一种似乎带有自暴自弃的口吻说道：“如果我是东大出身的话，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劳动呢。”

久世今年30岁，七年前离开日本的时候，他应该是23岁。当时参与“东大纷争”的除了东京大学的在校生以外，还有其他大学的学生和东大的毕业生。久世即使不是东大的学生，也有可能参与

了“东大纷争”的运动，之后离开了日本。

“我是上野的。”

久世很不情愿地说道。“上野”是指东京上野艺术大学。如此说来，久世还真有些艺术家的气质呢。但是，艺大出身的久世，到底经历什么样的遭遇才会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在这种地方劳动”的境遇呢？

不管对方有什么样的经历，浅见阳一郎并没有过多追问的意思。久世似乎也不希望如此。倒是久世不断地打听日本的近况。久世对越南战争的结束呀、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关闭的苏伊士运河的再开等事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反而对日本的近况却令人惊讶地生疏，几乎完全不知道。

最近一年多，日本很是平稳，倒是周恩来总理呀阿加莎·克里斯蒂去世的新闻被大篇幅地进行了报道。但是，浅见阳一郎从日本出发时，美国的上院曝光了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的田中首相行贿的事件，可能会一下子发展成与政局有关的事态。

“但是，哼……”久世好像对这些事都不怎么关心似的，“很和平啊。”似乎对和平有些不满的口吻。

当浅见阳一郎说将经由佛罗伦萨从罗马回国的旅程之后，久世便说：“你去佛罗伦萨的话，会路过一个叫卡西阿那·阿鲁他的村子，你可不可以去那里转转？以前那里有一个叫奥卢席尼的罗马贵族的旧城堡，不知道有没有被毁坏，能帮我看一下吗？”

“可以啊，反正我也是没有什么预定的旅程。但是，如果那个城堡还在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打电话到这里。”



久世在纸片上写下了卡拉拉市内住宅的电话。据说有会讲英语的管理人来接听的。

分手的时候，久世对浅见阳一郎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事的话，请什么都不要讲，行吗？我在那个村里曾做过些不太道义的事。”说着歪嘴笑了笑。“还有，”久世犹豫了一会儿，伸手到放在边上的达富尔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满是污垢的茶色大信封，用圆珠笔写上了地址和姓名。

“能不能麻烦你回日本后，将这封信送到这个地址去？”

信封上的地址是：横滨市绿区，堂本修子。

“是您的女朋友吗？”浅见阳一郎问道。

“差不多吧。”

久世说着认真地将大信封交到了浅见阳一郎的手上。装得满满的信封，拿在手上却意外地很是沉重。

“能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吗？”

“啊，没关系。”

浅见阳一郎打开信封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有好似信纸那样的纸片和一个装戒指的小小的盒子。

“是戒指。”久世说道。

“如果是很贵重的东西的话，请恕我无法帮忙。”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東西。丢了或忘了都没有关系。如果可能的話，拜托順便幫忙送一下吧。”

“为什么您不亲自送去呢？”

“因为我有无法回去的理由，所以才请你帮忙。拜托了。”

也就是说，如果久世没有遇到像现在这样的机会的话，可能就

一直也无法送去了。难怪信封上满是污垢。但是不管怎样，被对方如此请求，浅见阳一郎是很难拒绝了。况且，可能是作为回礼吧，久世支付了午餐的账单。

浅见阳一郎与久世分别后下了山，沿着海岸线一直将阿尔法罗密欧开到了比萨。又从比萨再向东开，前往内陆的佛罗伦萨。途中，浅见阳一郎遇上了地中海沿岸地方很稀有的暴雨。暴雨整整下了一天，浅见阳一郎也只能在当地多停留了一天。之后，浅见阳一郎一边随便找些临时工做，一边开车行走，四天后终于到达了卡西阿那·阿鲁他。

正如久世所说，卡西阿那·阿鲁他是托斯卡纳地方的一个偏僻的村子，远离主要干线，通往那里的道路又窄又烂。阳一郎能流畅地使用英语和简单的法语，却还没有习惯使用意大利语，只能靠着简单的英语不断地询问，费了很大劲，终于到达了这里。

卡西阿那·阿鲁他村，是建立在被橄榄田和葡萄田覆盖的丘陵地带山上的一个村落。村子的中心地区有一个陈旧的教会。在教会的边上，有一座曾经是奥卢席尼家别墅的建筑物。

16世纪建造的三层建筑，按当地房地产商的说法，是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或许，将奥卢席尼城堡称为历史遗迹更为恰当吧。整个领地内，随处可见已经被风化了的维纳斯雕像。宽广的庭院一片荒芜。建筑物本身也年久失修。从百叶门大大的缝隙间窥视，可以看见屋顶已经残缺，墙壁也已经倒塌，根本无法住人。

村里似乎只有一间可以称为店的小杂货铺，浅见阳一郎走到杂货铺里打听了一下有关奥卢席尼城堡的情况。好在杂货铺老板多少能讲些英语。据他说，原来的领地主——奥卢席尼家是罗马的贵



族，名门中的名门，在持续了三十几代后没落了。那个旧城堡很早以前就已经不属于奥卢席尼家了。城堡的拥有者不断地变化着，现在已经没有管理人了。数年前，有一个时期，曾经有像是贫穷的画家或嬉皮士那样的包括东洋人在内的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此。因为长时间停留此地，引起村里人的怀疑，招来了警察将那些年轻人赶出了奥卢席尼城堡。

或许其中一个就是久世吧？浅见阳一郎在心里猜测着。

“你要买那城堡吗？”杂货铺的老板问道。

从去年开始，房地产商就打出了广告。大片的土地和奥卢席尼家的城堡一起，喊出的价格却是相当的便宜。

“一直卖不出去。”杂货铺老板断言道。但是，杂货铺老板似乎觉得日本人都很有钱，什么样的房子都会买。杂货铺老板认为浅见阳一郎或许也是为了买那个旧城堡而先来打探情况的吧。

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一个叫卡西阿那·特露美的镇子。卡西阿那·阿鲁他的“阿鲁他”是“很高”的意思，而特露美则是“温泉”的意思。两个地方好像是姊妹关系似的。正如其名，卡西阿那·特露美是个有温泉的镇子，而且还有几家宾馆。浅见阳一郎决定在这里住宿一晚。

到旅馆安顿好后，浅见阳一郎先好好洗了一个温泉浴，等到晚上才打电话给久世。对方公寓的管理人接听了电话。

浅见阳一郎说“请久世先生听电话”后，管理人立刻回答说：“请稍等。”然而却迟迟没人听电话。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终于来了一个像是警察似的人接听电话，劈头就问浅见阳一郎：“你和久世先生是什么关系？”浅见阳一

郎的直觉立刻告诉他是出了什么事。于是便警觉地试探着对方的口吻应对着。因为，浅见阳一郎有父亲至上的“绝对不要惹麻烦”的禁令。

“哦，我前几天在卡拉拉的餐厅遇上了久世先生。当时，久世先生请我吃了午餐。我就要离开了，所以打个电话向他道谢。如果久世先生不在的话，能否帮我转告一声？”

“转告是不可能的了。对了，你知不知道久世在日本的联系地址？”

“不知道……久世先生出什么事了吗？”

“嗯。昨天，他遇上事故死了。”

“什么？……”

浅见阳一郎大吃一惊。对方似乎还想问什么问题，浅见阳一郎就是咬定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挂了电话。浅见阳一郎也不敢问对方久世是遇上了什么事故。只能猜测久世在大理石采掘现场工作，不是爆炸事故，就是落石或跌倒事故吧。

浅见阳一郎从旅行箱中取出了久世托他转交的信封。拿出了宝石盒，打开了盖子。久世说过“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浅见阳一郎也没有什么关于宝石的知识，看上去是一个镶嵌着红宝石的可爱戒指。因为久世已经去世，所以浅见阳一郎更感觉到戒指的沉重。浅见阳一郎没有打开信来看，他还没有窥视私信这样的坏习惯。

回到日本后，浅见阳一郎就走访了横滨绿区堂本的家。堂本的家是建造在新兴住宅区一角，典型的一楼一底的别墅型住宅。堂本修子是位二十五六岁的美丽伶俐的女性。但是，严肃的表情却令人

难以接近。

堂本修子用警惕的眼神迎接浅见阳一郎。当浅见阳一郎在门口拿出久世的信封说了“我在意大利遇上了久世先生，是他托我带来的”的话之后，堂本修子的神情一变，立刻将浅见阳一郎请进了屋去。

整个家除了堂本修子以外，好像没有其他人在。浅见阳一郎被请到了大约有30多平方米大的客厅兼起居室的西洋式房间，堂本修子端出了红茶和点心。

“您还特地送过来，实在是太客气了。谢谢您！那个，家兄他还好吗？”

“啊，您是久世先生的妹妹啊……其实，我遇到久世先生时他还很好，但是，四天后打电话给他时，他因为遇上事故去世了。”

“什么？……”

堂本修子的脸一下变得惨白，她几乎瘫在了椅背上。浅见阳一郎真担心她是否会晕倒，但是，堂本修子很坚强，没有流下眼泪。

这时，浅见阳一郎注意到了起居室里放着两个装有照片的镜框。一张是一对老夫妇的照片，一张是三个年轻人的照片。估计还是很早以前的照片，三人都相当年轻，中间的女性应该是堂本修子，右边的是久世，左边的是一位与久世年龄相仿的男子。

在一般的日本家庭中，装饰这样的照片的理由不会很多。想来，进屋时，浅见阳一郎好似闻到了淡淡的线香味。

“如果我说错的话，还请您见谅。是不是您的父母已经……”

“去世了。”

堂本修子瞥了一眼照片答道。现在还在上香，估计应该去世不久。

浅见阳一郎：“是这样啊……”说着站了起来走到照片前，合掌行了一礼。之后，将视线转到了三位年轻人的照片上了。

“这是您哥哥吧。”

浅见阳一郎指着堂本修子右边的男子说着，又指向了左边的男子。

“这位是您的什么人？”

那是一位肤色白净，看似有些神经质的消瘦的年轻人。

“是我丈夫。三个月前去世了。”修子有些唐突地答道。原来那线香是为自己丈夫上的。浅见阳一郎终于弄明白了。

“浅见先生见到家兄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堂本修子询问道。她似乎更关心久世最后的样子。

浅见阳一郎将在卡拉拉的山中餐厅里见到久世时的情形转告了堂本修子。堂本修子难受地皱起了眉头。终于，堂本修子抬起头说道：“非常感谢您。多蒙您关照了。”说着站了起来行了一礼。

这时，旁边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堂本修子吓了一跳，立刻拿起了话筒。

“啊，是姐姐啊。那个，宽昌哥哥，去世了……”

瞬间，堂本修子难受得说不出话来。看似坚强的她，原来只是一直在强忍着而已。

“……对不起，现在，客人正要回去，我一会儿再给您回电话。”

堂本修子急急忙忙地边说边抹着眼泪。浅见阳一郎避开了她的视线走向门口。

堂本修子恢复了平静将浅见阳一郎送到了门口。堂本修子站在门口目送客人的身影，在浅见阳一郎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贵宾室的怪客

1

浅见家的客厅兼起居室，是间 50 多平方米大的西洋式房间。客厅与厨房之间有两扇从中央打开的门。如果将两扇门都收到墙里去的话，整个房间就像是连在一起似的。浅见家的“老夫人”浅见雪江最喜欢的是一个人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眺望窗外庭院的风景。庭院并不很大，到围墙也不过 10 米左右。但是栽种的植物品种却很丰富。已经过世了的丈夫浅见秀一小的时候，就经常在庭院里玩。秀一的父亲亲手种植的米楮树，现在已经枝叶茂盛，可爱的锦鲤也在树下的葫芦形状的小池塘里悠闲地游弋着。池塘边是浅见雪江精心种植的各种花木，随着季节的变化，开放着不同的花卉。

浅见雪江的长子浅见阳一郎担负着日本警察厅刑事局长的要职。每天早晨 7 点，就有专车来接他。孙女浅见智美与孙子浅见雅人跟着也要赶往学校。浅见阳一郎的妻子浅见和子将丈夫和孩子送